

婚姻問題小說集

畢爾曼等 著

她的幸運

畢爾曼等 著

婚 姻 問 題 小 說 集

她的幸運

黑爾曼等著

鍾憲民譯

1 9 4 6

萬 光 書 局 印 行

73248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寄費)

元正

她的幸運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原著者 黑爾曼等

譯述者 鍾憲民

發行者 章桂

印刷者 萬光書局

發行所

重慶民生路蜈蚣嶺七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桂林民權路四號

萬光書局

上海版總經售：

上海福州路二八號
上海河南路二八號

教育書報發行所

目次

一、她的幸運

(捷克·黑爾曼著)

.....一

二、自由

(美·德萊塞著)

.....五二

三、結婚以後

(美·德萊塞著)

.....九八

四、莉特亞

(捷克·杜爾基著)

.....一二五

她的幸運

一

伊凡·黑龍結婚已有十年了；他有嬌美的妻子，而且他是一個富人。甚至於他最親暱的朋友，也不免妒羨地說，他有着一個最上等的地位。他們確實可以妒羨他，因為伊凡·黑龍似乎是一個被傷害了的幸運的兒子。當他離開了公立學校的時候，他便進大學去研究法律，預備將來到學位。所以進大學的原因，多半還是因為他的父親，一個頗富庶的鄉下商人，要他這樣的緣故；他願意他的兒子在社會上升發起來。因此，他的兒子就照他的願望做去，而進了大學。可是他並未畢業。正像一般熱血的青年一樣，他參加了某種政治宣傳；因為這樣，他曾經被拘留[！]，後來他被斥退了。雖然他的不謹慎全然是政治性質的，那大學的評議會却要保全學校的名譽，而把那行動失檢點的青年永遠斥退了。這事的結果這樣地激怒了他的父親，他父親竟把他驅逐出家，而且取消了

他的財產承繼權。這種事是會發生的！因為做父親的一天到晚操心勞力，若不是爲了兒女，那又是爲誰呢？一個依賴父親生活的愚蠢孩子有什麼權利，可以拿一種愚笨的行爲來敗壞他一生的將來呢？

父親深信伊凡·黑龍已經敗壞了他自己的前途，而他的母親也確信他是這樣的了。後來那年老的黑龍逝世了。

伊凡呢？當他這樣地受窘着的時候，他有一次到一個大銀行的門前去，原來那銀行正在招收職員。他得到了工作，便專心注力地服務，每月得到三十佛洛玲的薪金。不久他的主管人員便覺察出來，他在公立學校裏乃至大學裏研究兩年法律的時候，並沒有耗費他的光陰。顯然他沒有全然敗壞他的將來，他的主管人員器重他的才能，介紹他到較高的職位；於是伊凡·黑龍昇職了。可是職位較低的同事們全然料想不到，幾年後他們的總經理死了。出納員，總辦事員，會計員，以及其他的雇員，以前比黑龍職位高得多的，依然坐在他們原有的書桌或大理石的賬桌前，伊凡却因爲過去辦理重要業務頗爲得力，有一次竟被邀而列席董事會議了；當時那主席便發表了一篇沉毅動人的演說，並且問他願否繼任遺缺。

「我們很信任你，」他結論着說。

雖然伊凡・黑龍極感惶恐，他却沒有表示出來。他在某一點上確信自己是勝任的，而且他又安然自若地回答，接受與否是視條件如何而定的。

「條件是和以前總經理在任時一樣，」董事會主席說，「而且如果你能滿足我們的期望，酬報還可以好一點。照我們現在的營業狀況看來，我們正可以懷抱偉大的希望；我們只是需要一個有力的經理。這就是我們所以推選你的緣故。」

伊凡・黑龍接受了；當天的晚報便把這消息傳給所有注意那選舉的人了。

「他幸氣真好！」有些人說。「他們頭腦都是很清楚的，」別的人說。

一種有希望的將來在伊凡・黑龍面前展開了。過了幾年他依然沒有結婚，彷彿爲的是要看看他的地位是否穩固。當他覺得地位穩固了的時候，他便結了婚。

許多人知道他選擇了一個不幸的妻子，便驚異起來。當他們得知她原是一個女嗣，最近她父親營業失敗才失掉過去所有的光榮，他們更加驚異了。他爲什麼在地位高升的時候去叩那扇門呢？難道他對她有什麼迫不得已的事嗎？難道他早已向也求婚過所以現在要像君子人所應該做的那樣去履行前諾嗎？像他這樣處境劇變的時候，允諾的話是不足以束縛他的，而且在那種情形之中，所謂「六丈夫的氣概」也是可笑的，他那些較有經驗而通達世故的朋友們和相識者都這樣說。

誰也不知道，這無甚希望的結合是使伊凡·黑龍煞費苦心和毅力的，而且他以為那父親的營業失敗正是一種可喜的湊合；誰也不知道，那女孩是經父母多次勸誘才肯允婚的，因為這可使她將來生活安定而且也許可使全家避貧苦。伊凡·黑龍也感到幸福，雖然當他引導那蒼白的新娘到神台前以及引導她出教堂的時候，他是幾乎有些昏去的樣子的。

現在他已經結婚了十年了。他是一個秀美的男子，年約四十左右。他以前有幾個同學，現在已經是律師辦事處的老職員，或者自己做律師，或者是在末次考試時失敗了的博士。他們看到那老同學，便有些妒意，原來他是因為被斥退而沒有畢業的。

許多老同學都已經結婚而且有幾個小孩了；他們的妻子都是早衰的，而且都感到日常生活費的不足。伊凡·黑龍現在是屬於「上流人」了，他有他的車子，他是難得步行的；他的妻子還是一個年青的婦人，他的薪俸年年增加着；他住在他自己的別墅裏，每年總有六個星期的旅行時間，可是沒有小孩。

沒有小孩！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幸運的這一部份對他是何等痛苦。因為他一生中任何一種成功都不能把那種無上的快樂給他，這種快樂原來祇能在那睡在有紗帳的搖籃裏的可愛的小孩身上找到的。雖然他的生活是那樣地光榮，黑龍不能擺脫那種舊觀念

，以為人生必須有小孩才是美滿的。他所成就的整個事業有什麼意義，有什麼目的呢？他為什麼勤勉地工作而提拔自己到現有的地位呢？他為什麼要節省金錢？他一旦年老而衰弱了，一旦死了，又把他的財產留傳給誰呢？什麼東西可以安慰他的暮境呢？

況且，照他的情形看來，他的失望並不是一生中偶然的事；他並沒有計算他和他那熱愛的瑪格達已結婚了幾年了，可是他們依然祇有兩人生活着。他結婚原是爲了要有一個家庭，因此他那不滿足的欲望更加使他痛心了。他是在鄉間教養長大的，所以並沒有染着城市中所養成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僅以個人享樂，以滿足私人欲望爲唯一目的。他要小孩；當他帶了他熱愛的新娘到家來的時候，他渴望着將來可以在手臂中挽着一個小孩。也許他所以渴望家庭生活的原因，就是因爲他在早年就被家人驅逐出外，而此後從未進過父親的屋裏。他渴望着要用他和瑪格達萊娜的結婚來補救這個缺陷。他注意着她的目光，幾乎是偵探着迴晚上的嘆息聲，而且不耐煩地期望着，她有一天會羞答答地把她那最甜美的祕密告訴他，可是這個時候終於沒有來到。她並沒有把什麼祕密告訴他；她只是在他們那裝璜很富麗的屋裏走來走去，而她的臉孔漸漸顯著地蒙上了一種悲哀的幾乎是憎痛的表情；一些皺紋從她那美麗鼻子現出來，一直到她的雙唇。這種表情甚至於她盡心歡笑的時候也並不消滅；當她不在微笑的時候，那悲哀的苦思的表

情更加顯著了。

她也感到美中不足的所以然嗎？她知道她丈夫心中所想的事嗎？她怎樣會不感到不猜到呢？任何人也不能絕對服從理智，而不把心靈的深處所潛伏着的思想，不把自己的渴望從言語和表情中洩露出來。伊凡·黑龍自然不是例外。黑龍夫人幾乎是無時不猜到到她丈夫的願望的，如果猜想確是必要的話。難道她不是一個婦人嗎？

黑龍時常邀請朋友到他家裏來喫午餐或晚餐，爲了要使他那些空虛而沉靜的房間多一些生氣，而且稍爲污穢一點。有時他在那毫無污點的屋裏，並不覺得快樂，原來他家裏一切器具都是整潔而光亮，放在固定的地方幾個月沒有動過了，房間裏連一點灰塵也找不到，而那些掃得很乾淨的地毯把一切步聲都吞沒了，在他屋裏破碎之聲是聽不到的。

「你正像一個王子那樣生活着，」有一個客人說，「這屋是何等舒適，佈置得何等美觀啊！」

「還有何等可愛的藝術作品，」那客人的妻子加添着說，她不覺厭倦地再三鑑賞那些美麗的圖畫和雅緻的石膏像，或者翻閱照相簿，那裏面都有黑龍自己或者他和她妻子去遊覽過的地方的風景片。她幾乎帶着妒意地看着那些古式的家具。

「你們懂得怎樣佈置，」她囁了口氣；「你們是幸福的。」

伊凡·黑龍向四周環視，對那些引起她的妒忌的東西瞟了一眼；他顯得有些煩惱的樣子。這些東西多半是他在買的時候所歡喜的；他把這東西佈置起來或者掛到牆上去，便覺得快樂，不過後來看慣了，他幾乎不注意牠們了。他一面想着那少婦的豐腴的身體，一面用全然不帶快樂的聲調說：

「這些房間確實美好，可是房間裏太沉靜了。我但願我們再多些人。」

他暗地裏向他妻子瞅了一眼，她這時已經不笑了；他甚至於想瑪格達萊娜也只能這樣地遏止她眼中隱隱欲墮的淚泊了。

又有一次他們同去訪友，這個朋友有三個小孩；那最幼的是一個嬌美的鬚髮的男孩。他們唱歌，奏樂，並且興高彩烈地談話，可是這一切都不能使伊凡·黑龍感到興趣。他專心注意地坐在高椅中和那小孩玩着；他把他擁在膝上，讓他扯他的鼻子和鬍鬚；讓他在桌子底下亂跑，捉到了他又放他去。

黑龍夫人表面上繼續和她的主人談話，但她常常斜過眼來看她丈夫和那小孩的把戲，而她的眼睛却洩露着那絞扭着她的心的苦痛。祇有這一個恩物上帝沒有賜與她！如果小孩的笑聲在他們自己的屋裏回響着，如果伊凡能夠追逐他自己的一個裸足的小孩，那末她該是何等幸福啊！

在進行把戲的時候，伊凡突然抬起頭來，瞥見了她的目光；他了解她在想的什麼，所以讓那小孩獨自去玩。他對於那奇異的小孩的愛好似乎是一種責備，他却並不責備她，他太愛她了。況且，他們有互相責備的權利嗎？世界上有人知道，他迄今還沒有小孩是誰的過失呢？有一次他在那祕密的失望中去求助於醫生。有什麼補救方法嗎？怎麼辦呢？這不幸事應該歸咎於誰呢？不，不是什麼過失，他改正着；並沒有什麼過失……但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難以說明的。有時問題在於丈夫，有時在於妻子——一個不可解的生理問題。也許是兩性不合的緣故；沒有別的解释，沒有補救方法。

於是伊凡·黑龍開始沉思了。他想到過去的生活；那時他是健康的，毫無缺點，毫無污點，那末他們的結合不適當嗎？也許他對於整個事情太輕率了。

他在結婚前見過她幾次？二三次；第一次在特萊斯登度假日。他看見了一個容貌端莊的男子和一個嬌美的少女，正在用捷克語講話。他決定他們是他的本國人，或許他們也在度假日。他見過她，聽過她講捷克話，並且愛上了她。他替自己介紹了一下，然後像影子般不即不離地跟着他們，足有二天之久。後來他們回家去了。不久他也離去了：他對於他的環境不再感到興趣了。他後來得知那位先生是波海密亞一個大城市裏的製造

家，而那少女便是他的女兒。過了幾時他有意到那城市去，並且去訪候他們。他們很殷勤地招待他。那女兒是一個才貌卓越的少女，可是她很冷淡。她的眼睛已經很明白地對他表示了她的驚異，當他介紹他自己的時候，「我們在特萊斯登偶然相見一次，你就有權利闖入我們的家庭的內室嗎？」她的眼睛以乎這樣說着。

他辭別了。過了一星期他大膽地求婚了，他寫信給她，同時又寫信給她的父親。她父親的回信是很謙恭的；他推諉了直接答覆的責任，說是由他女兒的回信來決定。

她決定了。她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

「好了，完了，」黑龍自言自語道，「現在我只好讓她去了；我想她覺得我不夠資格。」

但是後來那意外的事發生了：六個月後他在報上看到，她父親的營業失敗了。

這消息在伊凡·黑龍心中喚起了奇異的感覺。他正可以因此而歡呼了。他現在的機會怎樣？他又到他們所住的城市裏去再行求婚。

當他出現的時候，他們是怎樣地窘促不安啊；幾乎像自慚似的！黑龍極其機巧地告訴他們，他的地位足以使他們的女兒生活無慮，而且足以供她享受她在家裏所習慣的各種快樂。

那少女幾乎呈現着失望的神情。這次她父親代她說話了。他並不拒絕黑龍的要求，不過請他暫緩進行。「等一二個月……也許六個月；耐心一點罷，」他說。「你不知道我們大家怎樣地受了苦；一切都變了。我們必須料理許多事情，我知道你是一個慷慨好義的人，你在我們有患難的時候來，這就足以證明了。居心像你的人是難得的。」

伊凡·黑龍確實等了六個月；然後他又寫信，措辭急切而幾乎是哀求似的。他在信中說話的口吻並不像個大銀行的總經理，而是一個年青的熱情者的口吻。於是，瑪格達接受了她的愛，她父親寫信告訴他，她已經允婚了。然後黑龍便娶了她。

後來他時常想起這一切，想到他求婚和結婚當時的種種奇怪情形。命運不是當初就指示了他的前途嗎？他不該當在初次被拒絕的時候拋棄他的希望嗎？也許他能夠找到一個同等美麗溫柔而才貌卓越的婦人，而使他的生活美滿地幸福……

每當他想到這個思想的時候，他便被一種說不出的悲感所擒住了。難道當時瑪格達無意識地有着一種預感，所以反對結婚嗎？難道她猜想到她永不會使她丈夫完全幸福嗎？她自信自己將來不會生小孩嗎？

那末一切就該歸咎於她！

伊凡·黑龍有時沉思得幾乎發狂了。有時他心中充滿着溫柔的哀憐和深切的苦痛，當他做完一件重要的工作深夜踏着足趾回進他們的臥房來的時候。在開門以前，他總是先諦聽一下，他能否聽到她的嗚咽聲。然後他還要等候數小時，直到他的憂悶的心情平伏下去，才像偷兒一般爬進牀去；一聽到她平靜地呼吸便安心下來。早晨當他吻她而驚醒她的時候，他正想在這一吻中表現他整個心的愛情和溫柔。當她熱烈地擁抱他的時候，她似乎在求恕。當他看着她很小心而有打算地做各種日常家事的時候，他又像初戀那樣愛她了，並且正像他第一天帶她到他們的新家庭裏來的時候一樣吻她。因此他常常回復到這個思想：「如果還有一個生命須要照顧的話，我們該是怎樣地更加快樂啊……」這使他更覺苦痛了。

一一

在夏季某一天下午伊凡從辦事處回來比平常早些。因為他自己也有大門鑰匙，不必按鈴，所以他溜了進來而無人注意他。把手杖和帽子在他的書房內放下了，一直向他妻子的臥房裏走去。他走在那厚地毯上自己也聽不出步聲來……瑪格達更不會聽到。

在他開房門而向他走前來的時候，他幾乎來不及把她止在閱讀的信摺好而放進信封

裏去，她寂然無聲地把信摺好，所以黑龍並沒有注意到她的雙手在顫抖着。當他走近她身傍來的時候，她把捏着信的左手靠在桌上，用右手撫摩她的衣服，這樣使她的雙手都不空了。如果他把她雙手接觸一下，他不會不感到牠們正在顫抖。

「你接到了一封信？」伊凡問道，指着那從她手指間微露着的信封；他俯下身去吻她。她臉上每滴血都退下去了，當她的雙唇接觸她丈夫的嘴唇的時候；她那幾乎嘶啞的一聲「是的」湮沒在她的接吻中了。

「從家裏來的罷？」他接着說，看着那郵戳，「有什麼消息？」他無意識地伸出手去拿信。這時黑龍夫人覺得，彷彿她必須離去或把自己向窗外拋出去，……可是若使她要避免大禍，她必須鎮靜以免他的猜疑。她的手指苦痛地伸開了，可是更緊地按着桌子。

黑龍拿起信來。

「看來像是一種通報，」他好意地說，用手指摸着那信，「你讀過了嗎？」他把信從封套裏扯出了一半，便認出了他岳母的筆跡。

「不見得，」那少婦回答。她極力要說得響一些，可是她的聲音不服從她的意志，於

是她丈夫便開始揭開那兩張紙來，裏面還封着一張信紙。

「唔，你寫給他們的信也不見得知多少，」他和藹地說，對她看了看然後展開信來。她直立着，凝視着他的雙手，眼中充滿着恐懼的表情，臉色像粉筆一般慘白。她雙釘視着的眼睛不能欺瞞她那驚異着的丈夫。

伊凡·黑龍不了解；可是他自以爲能夠了解。他突然記起來她從未動過他的信，不論在他的書桌上放了多麼長久：她從未讀過一張寄給他的明信片；對於他的信札她甚至從未表示過一點好奇心。他自己也不過問她的信札。他從未先問她一聲：「我可否？」而拆閱她的信的。今天他忘記先問她了……況且她還沒有讀完……他破壞了他們互相默認的習慣。這一定就是她所以驚恐的原因了，因此伊凡·黑龍又把信紙摺疊起來，重新套在信封裏，把信封放在桌上，而用退讓的語調說：「請求寬恕，瑪格達，這是不對的。」

他的妻子勉強微笑一下，以便隱藏她的恐怖，過了不少時候，她才說得出話來：「你知道這是我們家裏寄來的，沒有什麼重要事，沒有什麼新聞。」

她立即轉過話來：「你今天早回來；有什麼事發生嗎？」

「有什麼事呢？」她丈夫說，「我趕回家來，因爲我希望我們可以去散散步。天氣是